



心灵鸡汤 回魏得强

丢失的花生

那一年,因为工作的不死不活,难以维持生计,我毅然辞了职,成了一名下海的自由人。靠着一股闯劲儿,我贷款做起了服装生意。

走进了一番新的天地,我才知道原来的生活简直就是泥潭。看来我天生是做商人的料,在这个商海中,我摸爬滚打,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小公司。但是,在与一个服装厂交易时,狡猾的深圳商人骗走了我大部分的资金,然后就蒸发了。我赶紧把我股票上的资金撤回应急,哪想又遇到了股市暴跌,股票被牢牢套死。

顿时,我感到了万念俱灰,死的想法都有。那天老父亲从乡下老家来看我,我正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父亲却笑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来,今儿中午咱爷俩好好喝两杯。”我哪里有心情?只买了一盘水煮的花生米,和父亲了无生趣地喝着酒。父亲夹一粒花生米到嘴里,问我:“小时候有一次咱家晒花生,让你照看的,忘了没有?”

我忽然笑了,怎么会忘呢?当年我家种了好几亩花生,大人们都忙,刚摘下的花生晒在场里,我的任务就是看着搅动,别让猪偷吃了就行。我很卖劲儿,一刻也没有离开,傍晚的时候,我和姐姐负责收花生。但是,忙完之后我惊呆了,早晨摊开时是满满的10袋花生,现在只剩下了8袋。那两袋哪里去了呢?想到这么一件小事我都做不到,想到父母回来一定会打我,我委屈地哭起来。

父亲回来了,我告诉了他实情,出乎意料地他并没有打我,而是哈哈大笑,然后告诉我,花生并没有丢,是水分给晒跑了,只有跑了水分的花生才不会霉变,才能叫做真正的花生。

想起儿时这件事,我暂时忘记了心头的伤痛,和父亲一起有说有笑起来。这时,父亲又夹起一粒花生米放到嘴里,用悠长的声调对我说:“其实呀,人这一生的经历和花生是一个样的,让毒日头去晒晒,看起来丢失了很多,很可惜,但那是水分,不丢就会变霉。做生意也是这个理儿,你还年轻,每经历一次失败,看着让你失去了很多,其实也让你成熟了很多。是不是?”

我认真地听着,一番话说得我豁然开朗。原来,父亲是来开导我的。一个花生的故事,很快让我摆脱了烦恼,我又以更饱满的信心投入到了生意中。后来我的生意越做越好,因为我晒去了浮躁,晒去了自满,成为了一颗可以经受任何梅雨天气的花生。



名家新篇 回肖复兴

严重的雪灾已经肆虐地侵蚀我国多日,暴风雪覆盖了全国15省份1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有好心网友在网上呼吁,希望央视的春节晚会能够改为赈灾义演。只是船大难掉头,央视只能加演诗朗诵以弥补于万一,也不能过多责怪央视,确实有大大的难处。

该责怪的是那么多没有参加央视春节晚会的演艺界的明星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热情第一时间组织一场赈灾义演,给予那些在风雪路上急于回家过年的灾民和那些奋战在一线抗灾救险的人们一点道义上的支持,物质上的援助,以及真心温暖的关怀和问候?

在世界范围内,演艺界的赈灾义演都不会如我们今天这样的落后。1984年,非洲闹饥荒,世界众多明星参加了救助非洲难民的赈灾义演,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多·里奇合唱的主



有谁能够想到:在我单位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竟然同时居住过两个家庭!

我和老公伟把家具搬进那间屋子没多久,就发现房间里增添了新成员——一对老鼠夫妻。它们的个头儿不大,尾巴细细长长,偶尔会瞪着小黑眼珠,溜着墙根儿和我们打打招呼。如果不是那只母鼠大腹便便,一副笨拉的样子,很难分辨出它们的雌雄。

伟爱好绘画艺术,那间屋子近似等于他的创作室。他担心自己的作品被老鼠们偷去,几次想把那木门的下沿用铁皮帮了,把它们两口子轰出去,都被我制止了。我说,看在鼠妈妈怀孕的分儿上,就不要让他们居无定所了吧?当时,我正好也快要当妈妈了,对什么都是慈悲为怀,宽大处理。我坚信,只有心怀善念的妈妈生下的孩子才会漂亮健康。

那时,我的肚子也有模有样地鼓起来。伟开玩笑说:你就是那只母老鼠。我以牙还牙:那你就是那只公老鼠了——顺便补充一句:我们两个都属鼠。

这对小夫妻大约很清楚它们是寄人篱下

落后的赈灾义演

歌曲《天下一家》,至今仍然震撼人心;2005年,美国南部和墨西哥湾遭受飓风灾难,众多影星和歌星参加义演,美国著名歌星 Kanye West 和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在义演中批评了那些面对灾难麻木不仁和慢半拍者。

我们这里的演艺界,不能说是麻木不仁,如今却就是这样的慢半拍者。他们至今还在那里等待,似乎除了等候参加央视的一个小小的诗朗诵的召唤,他们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作为。

为什么就没有人,如美国歌星鲍勃·格尔多夫一样带头组织起“现场八方”的赈灾义演?那时候,一下子应者如云,立刻在世界9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赈灾义演,全球为之瞩目。不能不说我们的演艺界的明星们都没有爱心和道义,为什么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临门一脚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勇于承担起这份责任?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演艺界如今虽然众星堆积如云,各种头衔奖状加冕或在身的多得花团锦簇,各路豪杰也不过是各自为战,各领风骚两三年,乱花迷眼,小家子气而已。如同木匠多了盖歪了房一般,各自纷纷自诩或被称之为大腕,却并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出现,可以如鲍勃·格尔多夫一样振臂一呼,应者

如云。所以,所有的人都在听从召唤,并没有一个站出来呼唤的人。可以说,我们的演艺界是处于一个演出繁荣的时代,却也是一个缺少英雄的群龙无首的时代。我们的繁花容易纷纷落,大树却难真正长出来。

也许,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下我们的演出市场和演出舞台,这两者裹挟、造就并左右着我们的演艺界。我们的演出市场如今风起云涌,花样翻新,不遗余力,只是商业色彩浓重,越演越烈,从演艺者的出场费和演出门票价的水涨船高,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热情大多投入在哪里了。而我们的舞台,由于特殊的演艺体制和央视特殊的垄断位置,大多演艺界人士,把登上央视的舞台尤其是央视的春节晚会当成最高的成就,自然便不会把民间的舞台真正放在眼里和心上。于是,一批风花雪月歌舞升平的晚会体的节目,便自然而然地大行其市。我们没有及时大规模的赈灾义演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没有在赈灾义演中创作出那种真正发自内心而震撼人心的《天下一家》的歌曲,也就可以理解了。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牵动全国亿万人心的雪灾,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赈灾义演,我为我们的已经不止慢了半拍的演艺界脸红。



人与自然 回吴培利

和老鼠同居的日子

的,因为我们在家的時候,很少能听到它们的响动。若不是我看到自己为它们特地准备的馍屑剩饭隔几天就不见踪影,我准以为它们主动搬家了。

苏东坡先生有诗云:“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我也的确是怀着怜爱之心的,只是更大成分是怜惜我们刚刚置办的家具、衣服、被褥。心想:只要打发了老鼠的肚皮,它们就有可能不去对我们的家具、衣物下口了吧?

起初,它们大约把小窝安在了我们的床柜里。因为有回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听到床下有响动。床柜里面放着几条被褥。我敲敲床帮说:“亲爱的,拜托你们那个地方吧?”第二天,我把床柜打开,把被子翻了一遍,并没瞅见他们的踪迹。后来,床下再无声响。

忽然一天晚上,家里一反常态地喧闹起来。不是我们两口子喧闹,是鼠类的喧哗。伟正在他的画布上挥毫泼墨,此时停顿下来做沉思状:“好像又添了新成员了。”我说:“莫不是它们生了?”伟轻叹一口气:“这个家的成员越来越多了!”我说:“添丁进口,家族兴旺!宅气好噢!”后来,家里忽然寂静下来,再无他们的踪

迹。我给它们留下的剩饭,也不见下,直到放臭,倒掉。等终于确定它们在斗室之内绝迹之后,我大惑不解。

直到十年后某一天,伟指着一篇文章对我说:“你看看这篇……”那是一篇写老鼠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大概是个艺校学生。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们宿舍鼠患严重,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后来,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法子,一试,果然管用,那老鼠家族从此在他们宿舍绝迹了。那方法是在一只老鼠身上涂成五颜六色,别的老鼠见了它,必然惊吓,弃它而去。而它自己,也会孤单单度过余生。

我很奇怪:“你怎么想起研究老鼠心理学了?”他说:“我想起了和我们同居过的老鼠。”我说:“真遗憾!后来它们怎么就搬家了呢?”他说:“恐怕是因为我……”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原来,他在一个抽屉里找东西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了鼠窝。有一只老鼠没有来得及逃窜,被他逮个正着。他一时童心大发,浓墨重彩,在老鼠身上画了个猫的鬼脸。

我不由对那窝老鼠心怀愧疚。有些无心之失,恐怕是永远的鸿沟了。

独家连载

我要富贵 (十九)

林雪 著

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新一代知识精英“王石”们的私人版,最真实的“激情与梦想”
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大众文艺出版社

的小城市差不多。

窄窄的街道两边是陈旧斑驳的砖楼和木楼,砖楼上长满苔藓和杂草,晃晃悠悠。木楼下倚着黑瘦矮小、背上背着娃娃的妇女;每一个角落里,似乎都蹲着一两个老人,满脸的皱纹,头上缠着一圈圈头巾,吸一杆长长的水烟;不知铺设了多少朝代的青石板路,不知被多少人踩踏过,到处是坑坑洼洼,坑中积满了浊水。

海口给我的最初印象,像一幅毫无生气的水墨画,它的颜色是黯淡的。

而现在,海口到处拆旧房建新屋,宽敦厚重的推土机、吊车到处都是,两三个月就有一栋栋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疯长起来。新开的大片大片的地基在打桩,整个海口就像个大工地,

嘈杂,轰鸣,忙乱,但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街上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匆忙的脚步,张贴的招工、招聘、招租广告,每个人都精神饱满,睁大眼睛,寻找着新的机会。

想到这些,我心里稍微踏实一些,抱紧了李伟:“亲爱的,我支持你。”

要丢掉现已熟悉的环境和工作,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的不安比我更大。

第二天吃中饭时,我把这事跟若芬讲。若芬说:“男人如果决定做一件事,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和想法,你不要阻止他,要多给他鼓励。”

若芬趴在桌上,只有玻璃杯中的酒和她的头,间或晃动一下。

我知道,她在无声地流泪和饮泣。

李伟丢掉工作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现在,我要讲一讲李伟,这个我一生最爱的男人。

李伟原是北京B大学的团委书记,是B大学当年最年轻的处长级干部。可正因为年轻能干,不可避免地受到B大学最年轻的排在最后一个的副校长的排挤。也许他怕李伟风头太盛,会取代他。

因此,他处处给李伟设置障碍:评职称不给他评,加工资不给他加,校团委要搞什么活动也不支持,连经费都卡着不拨,使他没法开展工作。在大学,没有职称,就等于不学无术的工农兵干部,没人能瞧得起。在这种压制面前,李伟感到自己根本无力抗击,他的命运完全被别人操纵着拿捏着。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埋没一生,但又不知如何冲破这种僵局。万般无奈又无法排遣之时,他只身一人去了新疆。在新疆,他哪儿也没去,只在疆北草原上游荡了半个月,草原的日出日落,茫茫无际,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他感到人与自然相比,是何其渺小,何其短暂,那些无尽无休的残酷的争斗,那点小小的,甚至还未见到的利益,是多么的不值。这世界应该更广阔,应该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去做。

刚到海口的那天,我坐在出租车内,看到被大陆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淘金之地,竟和内地